



百家笔会

耳朵里的乡愁

□ 慕德周

耳朵里的乡愁如同发酵的面团,鼓鼓的,痒痒的,如同一种昆虫触摸着我的神经线。

耳朵是人的感知器官,许多乡愁都是通过它在脑海中留下了永久记忆。

年少的我清晨还躺在土炕上睡眼惺忪的时候,就听到锅灶里的风箱“呼哒呼哒”有节奏地唱了起来。我知道,这是母亲在做早饭了。风箱传出的声音很有节奏,但不是太美,尽管这样,我还是愿意听到风箱抽动的声音。它的声音响起,就快吃饭了。到十二岁时,我还体验了拉柁桐木风箱烧火蒸年糕的活儿。风箱拉得越快,风越大,锅灶里火就烧得越旺。那次与风箱结识,过了一把瘾,耳中留下了风箱的不同声音。

我在村里读书的时候,小学还是五年制,村小实行复式教学,两个时间靠一个小小电铃的白铁哨子来指挥,哨声响三声,上课。响两声,下课。当时的吹哨人是班长,他把织网的尼龙绳系着铁哨子挂在脖子上。我们十几个小朋友,时时刻刻听从于这个“哨子”的。就读四年级

那个六月的早晨,忽然,哨声在大街上响起。哨声响起不寻常,哨声就是我们集合信号。我顾不得跟其他小朋友玩,穿着背心、短裤小跑着赶到教室,原来是学校组织学生帮着生产队复收小麦剥麦穗。这次活动很有趣,尽管天气热,我们却品尝了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活动结束后,生产队奖励我们每人一支带橡皮铅笔。

哨声,一直陪伴我走过五年的时光。

耳朵里犹然记得那个唢小鸡人的声音:唢——小——鸡——啦!一个中年男子黑黝黝的长脸,嘴里含着用过的日历纸卷的老旱烟,肩上挑着竹藤编制的矮挑篓,里面唧唧呀呀的雏鸡拥挤在一起。母亲在门前除了八只小鸡,公鸡两只,母鸡六只。说是公鸡过年炖鸡冻,母鸡留着下蛋。小鸡长得很快,不长时间就下蛋了。母亲先是积攒了一些,腌成咸鸡蛋,说是蔬菜不接济了,可用它做饭。这个时候,我正在读初中,中午在学校吃饭,我拿的就是窝窝头和咸鸡蛋。那咸鸡蛋打开之后,微微溢出芳香的黄油,着实让同学们羡慕。

存在,可知,此地有人栖居,也就有了一份浅浅的希望。小路的两侧,也是杂草丛生,松松软软的泥沙,覆盖在窄窄的小路上。脚踩在乡村小路,脚底沙沙作响,仿佛是在与土地的对话,窃窃私语地讨论着今年的收成。

那时的农田也比较多,房前屋后,除了树木便是农田。我们春天在田里撒下一些应季的蔬菜种子,经过一场春风、一场春雨的催化,种子便发芽,不久,我们便能收获到翠色生机的蔬菜。这是真正的来自自然的馈赠。白菜、大豆、玉米、番薯、辣椒、茄子等作物,都是田里的常见之物。每次看到它们生机勃勃、鲜活可爱的样子,我们就对脚下的土地充满了感激。

种庄稼,并非易事。一块农田的肥力有限,庄稼与杂草就像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对手,彼此你争我抢,互不相让。那时,生活条件有限,地里都不打除草剂,因此,每隔一段时间,我们就要去农田拔草。天色蒙蒙亮,年迈的长辈就动身了,手里端着一壶老茶,肩上扛着一把锄头,赶去田野。我们小孩儿也不能偷懒,也要前去的。

大人们来到农田,先是对农田的周边检查一番,看看有无大型的野兽啃食庄稼、防洪洪的设施是否依旧运作,确保都平安无事,然后才静下心来,专注于土地中的野草。那时,田里的农活似乎总是忙不完,

耳朵里的乡愁娓娓讲着说书人的故事。当时,农村的文化生活贫乏,放电影是活跃村民生活的主旋律,可我们这个小村一年到头最多能来放三次,少得可怜。不过,多亏有几位说书人时常来弥补这个短缺。说起来,说书人说的故事比不上电影丰富多彩,引人入胜,可村里的老少爷们却听得津津有味,如痴如醉。那年初春,乍暖还寒,村里来了一对说书的盲人。村里安排农户招待晚饭后,准备还是在大队四间办公室里说书。结果,这次村民们的格外多,屋内挤满人,室外还有好多人。说书人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,不顾寒气侵蚀,决定搬到室外,有声有色地一连说了《西游记》里的《三调芭蕉扇》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《孔明借箭》,最后在村民的要求下,还补了一段《铁棒磨成针》的故事。从头至尾,我一直听完,体会到了读书多的好处,读书多就懂事多。现在回想起来,说书人的水平,尽管不如后来刘兰芳播讲的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水平高,但仍不失魅力所在。

最让我不能忘的事,是年终生产队“开支”的场面。“开支”,就是生

产队把全年收入按社员挣的总工分数折合成具体钱数分发给社员。当时男劳力一天挣九分,早上出工加二分。妇女一天挣七分,早晨出工加一分。每年一到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,生产小队的记工屋里热闹非凡,人声鼎沸,家家户户都来了主事人,有的还带了孩子来助兴。生产队长按记工表上人员排列,依次喊着名字前来领钱:家吉(谐音)三口家,挣得总共分3630分,每个工分1角1分,应该领399.3元……家吉从会计手中接过厚厚的一大叠十元为主的纸币,脸上乐开了花,这是两口子一年的辛苦钱,也是来年的养家糊口钱。

我在现场,越听越有趣,本来父亲早早拿到了开支钱,可我不想早离开,一直听着生产队长逐个社员名字叫完了,大体就知道了谁家开支最多,才意犹未尽地离开现场回家。

耳朵里的记忆多得数不过来:父母的叫喊声,老师的执教声,家禽家畜的叫唤声,村里戏班子的锣鼓声,村里扬水站495柴油机的负载声……这些都一一刻在我的脑海里,成为印在我心田上的乡愁。

不喜欢杂草。可农田的土壤,不仅仅是庄稼的天下,还有杂草、野花的身影。年少时,我并不懂得庄稼与野草的关系。直到某天毕业后,置身于社会的围栏,当无形的压力齐刷刷地朝我迎面袭来时,小时候与奶奶一起在农田干活的经验,再次涌上心头。庄稼和野草,是一对形影相伴的朋友,同时也是相互竞争的对手。小时候的我曾期待着,倘若农田没有杂草,那么,人们肯定会有很多轻松的日子,不至于忍受风吹日晒,去躬耕除草。现在想来,当初的那个想法颇为愚蠢,倘若没有杂草的存在,那么庄稼肯定会失去生长的动力,即便是长得再茂盛,秋收时也会大大减产。

而在社会的围城里,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。设想,没有竞争,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?起初,你也许会觉得轻松几天,然后可能就是面对一天天的枯燥和无聊了,这样的生活,也就没了意义。有竞争才有动力,有了动力,才会有实实在在的行动,而改变正在悄无声息中,生活又怎能没有期待呢?

庄稼与杂草都有着一种顽强的毅力,现实中的我们,何其相似。因此,我们更要在努力之中,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,实实在在地施力,默默发力,既要有庄稼的忍耐,也要有野草的毅力。

竹荫下,读《离骚》《诗经》,口齿生香,风从树影间出,浓荫遮掩毒日头,一缕蝉鸣远远传来,其韵入梦。这是一个竹床被陆续放进博物馆,而老板桌、老板椅登堂入室的年代,人们躲在空调房里纳凉,总是怀念露天躺在一张竹床上,在天地间,悠悠吸纳的凉意。

菜谱中也有清凉。林洪《山家清供》曾记暑日荷叶炒饮:“暑月,命客泛舟莲荡中,先以酒入荷叶束之,又包鱼鲊它叶内。俟舟回,风薰日炽,酒香鱼熟,各取酒和鲊。真佳适也。”将酒倒在碧绿的荷叶中包起来,饮酒时将荷叶刺破,酒由荷叶的柄流入口中。林洪曾在暑日约三五好友泛舟莲荡,带上碧筒酒,用荷叶包上鱼鲊。兴尽回舟中,酒香鱼熟,那带着荷叶清香的佳酿入口,是何等惬意。

谈诗消暑。文天祥的西瓜诗,“下咽顿有烟火气,人齿便作冰雪声。”古人用西瓜消暑,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两首诗也说明了这一点,先一首: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。形模漫落淡如水,未可葡萄苜蓿夸。”再来一首:“昼出耕田夜绩

旧时月色

□ 何愿斌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从故乡的山南迁居到山西,新建了一片合六间瓦屋。这一年,我小学一年级。我们兄弟的书桌和卧室连为一体,木格玻璃窗外正对低矮丘陵的余脉。院坝下面两层开辟成菜地,上面几道斜坡种植小麦、红薯,零星轮播豌豆、绿豆、芝麻。地埂脚连接我家屋基空场,间隔一道尺把宽泄洪沟,一条米余宽砂土路。

每当斜阳归山,挑水浇菜的人络绎不绝。起先是隔壁几位妯娌担着粪桶晃悠悠,一边唠叨家长里短。后来,有早归的男人务工回来,接过担子,女人便欢快地回家去煮饭、掐菜。炊烟袅袅升起,空气中弥漫起熟悉的柴火气息。

劳力们担完最后一担水挑着空桶回家时,我家的鸭子还在池塘里捕食。我摆下小人书,拿起竹篙拍打水面,懂事的鸭子很快上岸了,可是还有两只新雏不明世事。我沿着塘埂追赶,它俩则围着池塘优哉划水。我气不过,捡起石块、土块乱扔,差不多天擦黑时,最后两只小鸭才悻悻地嘎嘎上岸。

我在一盏煤油灯前习字作业,无意中抬头时,月亮升起来了,它的光芒比瓦屋里所有的油灯都要亮堂得多。明月似乎只是童年乡下才有,因为长大后,它的光辉总是被炫目的霓虹和白炽灯比试下去。黑色山峦上方,月光淡淡,像飘浮在空中的白玉兰花。

儿时的村庄夜晚热闹,那时还没有电视。大人们喜欢凑在一起谈天论古,交流逸闻趣事。孩子们捉迷藏,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月光是明亮的灯盏,又似好看的圆镜。清水溢满的老井旁,母亲蹲身将一瓢瓢月光舀进木桶,然后担着月亮回家。我在月色的怀抱里成长,如花蕾沐露、青草承露。

今年暮春时节归乡,我陪八十岁的母亲将老宅收拾了一下。重新回到儿时的小屋,透过陈旧木格窗户向外望去,一轮新月像银币闪闪发光,仿佛在召唤我回味旧时月色辉映过的往事。

麻,村庄女儿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一只大西瓜,可当午睡的枕头。

宋画中蹭凉。宋代的茄子、西瓜、莲藕、萝卜、芋头、佛手、葡萄、石榴……隔空生凉。钱选《蔬果图》中,一只开口的西瓜,黑子红瓤,跃然纸上,有一种清凉自在。

《槐荫消暑图》,绿槐荫下,一高士袒胸赤足而卧,闭目养神,怡然自得,榻侧置雪景寒林图屏风,案上罗列香炉、蜡台及书卷什物。

画僧巨然《秋山问道图》,空旷,高远。气势温和厚重,石少而土多,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。不远处的坡岸透迤,草木丰茂,水边的蒲草随风轻轻摇曳。山中问路,林荫间,有不疾不徐的古道热肠,清澈澄明的慢生活。

天涯诗海

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

(四首)

■ 韩国强

过鹦哥岭

名声叫响出天涯,路上飘香热带花。日照青山天外立,云中隐见护林家。

重上吊罗山

远看疑仙境,悬浮绿海中。飞泉鸣峡谷,烟雨暗危峰。给力新鲜气,闻名古老松。沐风登绝顶,快意满心胸。

游尖峰岭

脚踏珍珠薄雾接,欢欣雅韵荡心头。风挑密叶笙簧响,鸟唤亲朋玉笛悠。破石飞泉弹妙曲,穿山的士醉荒陬。胸中纵有千忧积,至此观光无一留。

浣溪沙·访霸王岭

兴趣仍浓觅景看,相邀避暑进深山。鸟鸣树茂诱盘桓。岭叫霸王人好客,护林巡哨五更寒。古猿结伴报平安。

母亲

■ 王伟

清晨几缕阳光捧着温热的地瓜偷偷地塞进沉睡的书包

结茧了的双肩挑起左边是牵挂右边是希望

牛吆喝着声声清脆犁铧掀开咸咸的汗水

花落了果熟了时光蹒跚抬眼向村口张望破旧的瓦屋在H5破旧的书包依旧

生活记事

庄稼与野草

□ 管淑平

久居农村的人,对田里的庄稼和土地都充满着一种深沉的感情。尤其是看到自己播种的种子,在春天里破土、冒尖儿、发芽,一天天蓬勃起来的时候,无疑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,并且,这份希望是可以预见的,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在农人的眼里,那些庄稼丝毫不亚于自己的亲朋好友,甚至对庄稼的感情有时还远胜于朋友。

我童年所在的小村子,比较偏僻,周围荒山遍布,一条小路七扭八拐地从水的跟前、山的身腰弯弯曲曲地绕过。群山牧野中,有小路的

闲庭信步

夏风吹过

□ 王军贤

在浩瀚神秘的自然界里,最洒脱奔放,当属无拘无束的风了,尤其是这夏天的风。

夏天的风,没有春风的细腻温柔,也没有秋风的风凉凄怆,更没有北风凛冽刺骨。夏天的风,是心底升腾起的一份期望。如果我们用心聆听,就会懂得:风吹过的声音,其实就是季节的私语,也是自己的心声。

在潏热难耐的“三伏”天气,连风都是燥热慵懒的。它炽烈火辣,像恋人之间的激情表白。夏天的风,常常率性而为——它想来就来,全由着自己的性子,随心所欲来去无踪。刚才还看见树叶随风摇曳,须臾之间,一切又纹丝不动,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夏天的风,是湖面上荡开的、波光粼粼的涟漪;夏天的风,是树荫下晃动着、斑驳的光影;夏天的风,是大街上轻舞飞扬、飘逸唯美的裙摆;夏天的风,是一缕缕沁人心脾的、槐米的幽香;夏天的风,是一把蒲扇轻摇出的、悠闲静好的时光……

天气虽然炎热,但一些农活

不等人。农田里,辛勤劳作的农人们汗流浃背,他们干一会儿,就抬头看一眼田埂边的树,看一眼玉米耷拉下来的叶子,眼巴巴地盼着,盼着一阵风吹来,带来些许的清凉和惬意,减缓一下身心的焦躁和疲惫。

“仲夏苦夜短,开轩纳微凉。”夏夜的清风是最惬意的礼物。在经过了连日的烈日炙烤之后,人们迫不及待推窗相迎,让风的清爽流动,吹得人的肌肤舒爽无比。仿佛这酷热的夏夜,都变得短暂,不再那么难熬了。

夏天的风,是舒展和诗意的,要真正感受它,只能去海边。当你赤脚踩在沙滩上,海水一下又一下,冲刷着脚底的细沙,那种酥痒难耐的感觉无以言表;夏风热烈而殷勤,吹来一股股清凉,深吸一口,都是大海的气息和味道。

夏天的风,让慵懒的人变得振作,让一颗焦躁的心变得清静;夏天的风,让浓浓的爱意更加缠绵,让懵懂的情感变得明朗;夏天的风,催动多少憧憬和希望,最终都变成了丰硕的收获。

四季回音

伏天读书

□ 王太生

伏天读书,选一些清凉降火,去燥安神之字,亦可在水边读,读一些绿植和肉食的文字,那些字在井水泡过,读之眉眼有潮气,伏案清凉盈袖。

酷热伏天,昼长夜短。天热时,试读王羲之《积雪凝寒帖》,“计与足下别廿六年,于今虽时书问,不解阔怀。省足下先后二书,但增慨叹。顷积雪凝寒,五十年中所无。想顷如常,冀来夏秋间,或复得足下问耳。比者悠悠,如何可言。”

那年月,先生与朋友分别,掰指头算来,已经廿六年,虽时常有书信往来,却难以纾解久别的思念情怀。先生读着朋友寄来的两封信,心生喟叹:最近积雪未消,天气严寒,是五十年所未曾见过的景象。想您近况一切如常,希望明年的夏秋之间,还能收到您的来信。

这样冬天写的字,在天热时欣赏,或许会有一缕凉意。

清凉如薄荷的字,《小窗幽记》里面有一段:“盛夏持蒲,榻铺竹下,卧读《骚经》,树影筛风,浓阴蔽日,从竹蝉声,远远相续,遽然入梦。”

伏夏手摇蒲扇,将一小榻支于